



黃榮雄

(一)

紅日冉冉上升，半輪吐射着光彩，半輪還躲藏在八卦山脈的脊樑上，溫和的斜照着村後的果子園和村前的一大片農田。晨光將酣睡中的大地喚醒，也把大地上的似將凝結的寒氣照暖。大池塘堤邊的三戶茅舍，老芒果樹傍的兩家土牆屋，都已在煮着豬飼料。房頂上的炊烟，娉娉娜娜，輕輕地打着漩渦，浮上竹枝梢頭，跟着白色雲絮，飄呀飄的，乘着風飛走。

阿土吃完早餐，從土牆屋裏走出來。他頭戴一頂牛新不舊的斗笠，肩挑一畚箕的番薯苗，無精打采來到番薯園。

番薯園裏的土壤堅硬冰冷，阿土赤着凍瘡，踏上去，十分疼痛。阿土邊走邊避着土塊，一個跟頭，身體失去平衡。整在畚箕上的鋤頭滾下來，不偏不倚，落在阿土腳背上，阿土連聲「哎呀！」，番薯苗被彈散一地。摸摸腳，幸好還不是鋤尖打中，否則真不得了。可是這一來，藏在番薯苗裏的一套黃卡其服和一隻白布鞋滾出泥地上，紙包破處，衣角正吻着污泥。阿土趕忙撿起衣服，拭淨污跡。

一大早就遇了這一連串的不快意事，阿土紫脹着臉，一肚子不高興，嘴裏不由自主的低聲咒罵着。

阿土本來是個最守本份的青年，自從到員林鳳梨工廠做了幾天臨時工，人便大大走了樣。他眼觀一面，看那鎮上的繁華世界，男的西裝革履，女的穿紅着綠，鎮日遊來玩去，餐餐喫的却是他連年過節才吃得到的好東西。

阿土遊公園，瞧見雙雙對對，耳鬢廝磨，唧唧噥噥的情侶，更是一味的羨慕。阿土進戲院看歌仔戲看電影，也沒有一次不是客滿。他想住在鎮上的人，生活都是悠哉遊哉，愛看電影便看電影，想遊公園就遊公園，都好像是整天閑着沒事做。

從此阿土恨透耕田，他日夜渴望遠走高飛，到大城市去發展事業。有一天，阿土忍耐不住了，他就向父親表明嚮往城市的宿願，請求給他五千塊錢做本錢去做生意。

阿土家裏世代以農為業，他父親又是位窮農家，老人家只知道苦幹實幹，一向認為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飯，最為崇高；投機取巧縱然一時能獲得錦衣玉食，也不過是過眼煙雲，很快就會風流雲散的。他死不肯讓阿土改行，一味勸阿土別見異思遷。阿土父親說得好，鳥兒搬一次窩，三年也下不了一枚好蛋。

阿土聽不進父親的忠告，心下十二萬分的不高興。於是他裝病怠工，跟鄰居幾個不三不四的壞蛋鬼混，作為消極抵抗。

近來著紅，近來著黑，阿土同那批輕薄傢伙一混，什麼壞習慣也染上了。他和他們上酒家，玩茶室。今天阿土偷帶外出用的衣服，就是準備到麗娜茶室去取藥的。

(二)

阿土的番薯才種好一半，忽然傳來一聲尖銳的口哨聲，他朝馬路那邊招招手，水木、金火兩人會意，飛奔前來。

阿土沒有種好番薯究竟不敢走開，他請水木和金火幫忙，兩人看看自己穿着整齊的白襯衣，猶豫了一下，看到阿土一臉的可憐相，無可奈何，捲上衣袖褲管開始相幫。

他們倒也會分工合作，阿土打土穴，水木放苗藤，金火掩土；鋤起苗落土壟上，工作進行得比機器快速，不一頓飯工夫，剩餘的番薯苗全數種完了。阿土挺直腰板，喘兩口氣，回首望望方才種好的一片番薯，蹙蹙眉頭，心裏想：真是「請人哭無目屎」，有的顛倒種，有的東倒西歪。

說實話，阿土自己種的一半何嘗不草率，正常速度，一千五百根藤苗，兩個人種還要兩個鐘頭，阿土却不到一點鐘就種完了。他們三個人一顆心，人雖在番薯園，心早飛到麗娜茶室去了。

趕完工作，阿土蹲在田溝邊，把沾滿泥污的手腳洗乾淨，脫下工作服換上帶來的外出衣服和鞋襪。水木、金火早已整裝待發。看看錶，已是十點半，兩人狠命地催。

三個人二輛鐵馬，水木和阿土登坐一車，齊聲唱着情歌，下死勁踩腳踏車，朝員林鎮飛奔。時值隆冬，寒風刺人骨疼，拼命踩車子，剛好可禦寒冷。不消二十分鐘，也就到了目的地。

兩部腳踏車常年載青菜水果上鎮，早已鏽腐不堪，他們將車寄存在熟人家，才往茶室尋歡。茶室女郎對這幾個窮酸小子很冷淡，因為他們一向給陪侍小姐的小費都是三塊兩塊，够刺目礙眼的，所以懶待理睬。他們却依舊興致勃勃，大模大樣喝茶磕瓜子，不時向那些茶女們毛手毛腳地輕薄逗快。足足混了三個鐘頭，才依依不捨地要離開。

糟糕，臨走他們才猛想起，來時匆匆，未將各自的茶費份兒預先收在一起，於是慌慌張張，躲在背光幽暗處掏腰包湊錢。長得凸胸軟體，豐臀細腰的，

被他們暗捧為仙女下凡的馬麗小姐在一傍等錢，她把這一幕瞧在眼裏笑在肚裏。阿土三個人觀得臉紅脖子赤，面對馬麗小姐粉白玉頸和一起一伏的高聳乳峯，竟羞得不敢再搭她臨別的一滴油，付了賬趕快狼狽的出門。

(三)

歸途中，三個人垂頭喪氣，一路默默無語。踩車至港尾水壩，在鎮上販魚的阿犯叔猛然叫他們一聲，他們清醒過來，原來來時勁道足，同時氣力衰，途中不覺被好幾部腳踏車趕過去了。阿犯叔一臉紅撲撲的，靜態畢露，幌着車子跟他們搭訕，一口酒氣噴得好遠，他說：

「乳臭未乾的小子，青天白日裏敢大夥兒出來取樂，可有一件事，別丟儘咱們黃厝村的臉面！你們要知道，在家上廁所不妨拿竹片子搥屁股，可是一旦出街逛茶室酒家，就得出手闊綽，打腫臉充胖子也不反悔。俗語說，吃飯配菜脯，儉錢開套某，就是這意思。馬麗小姐咒你們一向放雞屎不生鷄卵，她說你們做她的兒子還小呢。」

幾句話激得三個小伙子怒髮衝冠，要不因為阿犯叔是本鄉本土的人，並且又是上輩族親，他們早就把他揍個臭爛了。

這夜，三個活寶聚集池塘邊窮談，倒反齊聲贊成阿犯叔的話大有道理，都認為他是過來人，此道的老前輩，聽說過他年青時的風流。

如今的阿犯叔，祖業早已揮霍淨盡，然而，田去名聲在，村裏的糊塗少年們，倒拿他當偶像效法哩。三個人想了半天鬼主意，決定回家偷母親的體己金飾，好再去茶室爭面子。

兩天後的夜晚，三個人又上鎮，他們一腳踏進麗娜茶室，每人先賞給陪侍小姐五十塊錢。果然茶女們立時一改往日哭喪般的嘴臉，招待得非常殷勤周到。三個浪蕩子弟想起以前受的氣，便給她們一點顏色看看，刁難辱罵她們好一陣子，茶女們只是低聲下氣的陪不是。他們覺得面子爭回了，才揚長而去，轉陣秋月酒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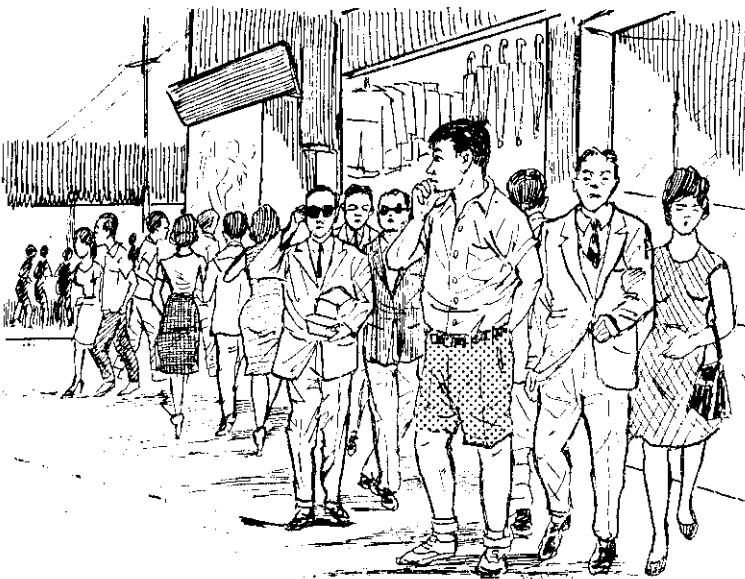
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阿土他們喝了幾杯後，便各自挑選合意的酒女，乘着酒意，一番挑逗情慾的觸摩擁抱後，三對野鴛鴦各自來到酒女們的香巢。

巢門「碰」的一聲關上，幽幽的燈光之下，阿土平生第一遭聞到肉香四溢，面對着一絲不掛的橫陳玉體，只覺得血液沸騰，心也快要從口裏跳出來了。一陣興奮過後，阿土只覺得骨軟筋酥，噓着氣息軟癱在骯髒的榻榻米上。到半夜，阿土大腿肉被臭蟲飽餐了一頓，他也毫無知覺了。

(四)

三家戶的金飾同時失竊，也不必報警，很快的便偵察出自家人弄的鬼。阿土的父親生性剛烈，他不聽老婆的祖護，一棍子將阿土打出家門，並嚴禁家人與他來往。

阿土流落員林鎮，不幾日工夫，所剩無幾的錢用完了。正在受凍挨餓的當



已不慕農中心, 界世華繁的上鎮林員到看土阿

兒，可巧勾搭上賣假藥、設局騙賭的一幫人物。他替他們捧場牽拉顧客，倒也能討得些小惠，勉強混飽了肚子。

閒來無事，阿土也跟這幫人逛撞球場，老闆都不敢要他們的錢，只希望他們湊湊熱鬧，幫忙招攬顧客，遇有人搗亂時挺身「保護」。

阿土跟幾個夥伴溜到員林戲院，老大只打個「借看一下」的招呼，便大搖大擺領他們進裏面。阿土隔了幾天也學老大的派頭，單身獨馬去員林戲院要看白戲，却被一個潑辣的看門女郎罵了出來。

阿土體驗到在黑社會混，面子和威風第一，不壓人便遭人壓，決心要在員林鎮打江山。這一天他又去鬧戲院，阿土橫起心，收票的女郎要攔阿土，「辟拍」一聲，阿土賞了她一記耳光，一面大罵大鬧：「老子來看戲是給你們面子，一張戲票幾個錢？記在我眼上好了！」

正鬧間，走出三、四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好漢，就要動手。幸好裏面有一個阿土的「朋友」，做好做歹的讓他擠入了戲院。大家看出阿土這小子不好惹，鎮上的人都對他另眼看待了。從此以後，阿土在

任何門道橫衝直撞，沒人敢攔擋他了。他就整天逛街打彈子，喝酒賭錢，倒也自得其樂。

接連下了幾天毛毛雨，上街的人少，賭局騙不到人，阿土就覺得忍饑挨餓，夜睡到明，明睡到夜。這種眼飽肚中饑的墮落生活，使阿土也有時有一絲兒悔意，可是只要老大來打一個招呼，馬上又打起精神去騙人了。

農曆三月初三日，黃厝村循

例慶祝馬祖生日。每逢佳節倍思親，阿土想起父母弟妹來，回憶着這一日排宴請客的樂趣，不由得淚水盈目眶，鼻酸喉嚨咽起來。他深悔自己胡作亂為，落得如今有家難歸。可是一轉念，更悟到自己在黑社會混，永遠是搖旗吶喊的小腳色，因為他既欠大把的鈔票「招兵買馬」，又沒有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」的膽量。

這日晚餐，阿土只喝了兩碗番薯粥，飢腸不住地轉轉叫，他思前想後，乏了，便和衣倒身睡去。他半夜裏作了夢，夢見在宴桌上嚼吃肥鵝大鴨和炒麵，正狼吞虎嚥得肚子發脹，猛然被刑警抓住肩膀。

驚醒過來，枕邊却蜷着一隻野貓，嗚嗚的叫聲在擾他清夢。阿土大聲吆喝，把貓兒趕出防空洞。時已夜闌人靜，萬籟俱寂，防空洞外的路燈幽幽射着暗黃的燈光，長條的電柱影與樹影交織投在洞口，倍增淒涼暗淡景象。阿土傷心不能再入睡，呆坐着，恰巧火車「突」的尖叫了一聲，他靈機一動，決定要到台北去混大場面。

(五)

阿土四處伸手說廢話，才借足車費，來到陌生的台北，已是萬家燈火。天無絕人之路，阿土轉灣抹角，尋到一位同鄉，鬼混了幾天，同鄉介紹他在板橋做收買爛銅廢鐵的營生。這行小買賣不需要什麼本錢，古物商店現成的載貨車子，每天的本錢老闆先墊。阿土跟着老同行天朦朧亮就出門，頭幾天先認門路。阿土在屋樓叢密人來人往的地方，「有歹銅害錫可賣無？」一句話逼至唇邊却又喊不出，待轉到背街人稀處，他才勉強敢偷叫一二聲。開始幾天成績不甚好，一直到慣熟了，並學會用搗鬼的秤騙人時，生意才一日好似一日起來。以後只要人出門，一天總能掙上三、四十塊錢。只是賺錢容易生活也高，阿土還是常感手頭拮据。

撞球場是個多事的地方，偏偏阿土又愛這玩意兒。阿土為了強出頭，跟新莊派的小流氓頭，棒來球去地鬧開來。阿土生長農村，身強力大，不消三拳兩腳就把對方打倒在球牀下。案口和這小流氓頭有嫌隙的對派，見這新來乍到的大漢得勢，就將阿土捧為老大。阿土又洋洋得意起來了。

阿土同台北的流氓混熟以後，他們不時要賣給阿土水貨（賊贓貨）。阿土先是不敢，後來想想：「牛不吃陰草不肥，人不發橫財不富，」所以就來者不拒地購買他們所偷剪的電話銅線。三二日接一次頭，每次交易一百來斤。找到了出路，土價實進金價賣出，這一手移過那一手，便可賺上好幾百塊錢，好不舒服！

阿土的腰包變得像妓女的假奶子，飽滿飽滿的。他推車上街買貨，戴破笠穿舊衣，渾身鐵銹霉跡，看上去是個不折不扣的拾荒者。晚快邊洗一個澡，換上筆挺挺的西裝和雪亮亮的皮鞋，搖身一變，便變做一位繁華世界的闊少爺了。他想，既然吃盡苦中苦，就該做做人上人，於是邀約三朋四友上「醉月樓」、「別有天」飲酒取樂，無所不為。在阿土單純的想法，這些日子是他生命史

上空前的勝利，又怎料得到好景不常呢？

阿土在「別有天」認識了黑路上的竹鷄仔，有一輛「水貨」機器腳踏車急要脫手，阿土就以三千元買下，是半新的日本貨。恰巧手頭還剩下一些錢，阿土心血來潮，想回家亮亮相。他認為即使六親都不肯認，昌林鎮上還有一些酒肉朋友哩。

翌日早晨四點鐘，阿土就出發，他沿縱貫公路往南直跑車子。渾圓的晨月高掛樹梢頭，車子走過一株樹，月兒跟着移過一株樹，那雪白的月色瀰滿一路，晨風一吹，樹枝兒搖曳幌動，影影綽綽的。遠處小山，青青山色勉強可辨，小山下野店的燈光，閃閃灼灼。阿土雖算不上肥馬輕裘，衣錦還鄉，可也够愜意的了。

到得桃園鎮天已亮了，一個崗警突然出現時，叫阿土嚇了一大跳，機車也隨着左右幌呀幌的。警察本來奉命截拿夜襲臺北某銀樓的蒙面盜賊，因見阿土心虛，叫他上前來盤詰。問不出名堂正要放他走時，却發現阿土駕機車沒有執照。北市正鬧着失竊大批機車，阿土回話吞吞吐吐的很有嫌疑，所以就押他回臺北。

才進了派出所就看到竹鷄仔，兩人同時驚呼了一聲，警察心裏明白了。

(六)

不久，阿土被移送台北法院看守所。那時他腰包裏有幾千塊錢，就大擺威風，隨身攜帶着一些罐頭水果食物，大搖大擺的走進了監獄。監裏的犯人，以為阿土是走私或販毒案的大老闆，於是他們如眾星拱月一般圍攔來，替他拿這遞那。阿土正不知如何適應這新環境而感覺迷惑時，早已有個急性鬼不請自用，把阿土帶來的橘子剝開吃着。阿土只好開口請蒙難友自用。不請還好，一請全監房的人如餓鬼一般，立時你搶我奪，狼吞虎嚥，把一大堆乾糧、水果一下子結果掉。

吃完東西，他們抹抹嘴唇問阿土有沒有「絲仔」。阿土莫明其妙，經解釋才曉得原來監獄裏有很多暗語，這句話就是香烟的意思。阿土的包裹裏有兩三根沒被查出的香烟，就遞給他們一根。他們問有沒有「鼓治」與「鼓皮」（火柴和火柴盒），阿土搖首答沒有，他們就派人在前面「看水」（把風），在後面用「噴射機」打起火來。所謂噴射機，是用汗衫灰爐承住，以穿繩的罐頭鐵皮拉動旋轉，碰石子噴火點煙的克難打火器。

阿土覺得監獄裏的生活意外的新鮮，簡直是另一個世界，使用特種語言和和千奇百怪的克難東西，他暗喜多開了一角的眼界。阿土有錢，時不時購買些東西請難友。這一來全房間的人無不把阿土奉為太上王爺。洗衣服有人代勞，洗澡有人擦背，阿土雖然身繫牢獄，過的可還是「人上人」的生活。

阿土錢用完，不巧淋病發作了，小便時站也不是坐也不受用，下身火燙針刺似的怪難受。蹲上廁所，好半天才解下一滴尿。

同監的人對阿土沒有指望了，就開始嫌他渾身臭氣沖天，鎮日價獨站馬桶

。監裏的四大金剛之一——殺人犯徐朝旺，尤其對他兇暴，阿土真是四面楚歌，渡日如年。坐牢已是人生最大痛苦的事，兼染惡症，又受同監犯罵欺侮，只有暗自彈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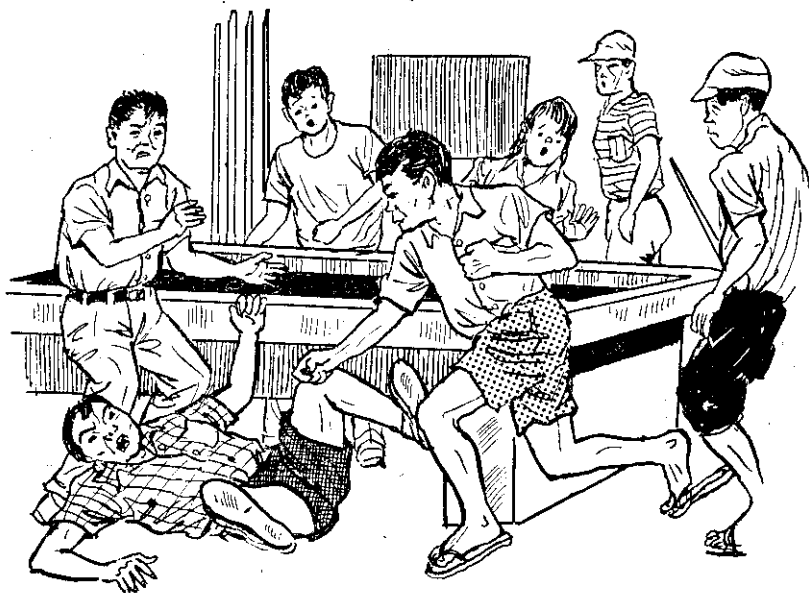
幸好不久阿土的父親回心轉意，聽說阿土在台北坐牢又生病，託人給他送藥品、食物，上下打點。兩個月後，阿土的案子宣判，竹鷄仔因累犯竊盜罪被判徒刑，法官姑念阿土無知初犯，就網開一面，緩刑半年，讓他交保回家。

(七)

台北雖好，並非阿土久居之地，落葉歸根，終於回到故鄉。阿土走在闊別的家鄉道路上，重觀夕陽晚霞，小橋流水，一副和平安靜的氣象，不由得眼淚撲簌而下。

阿土和父親繞過老芒果樹，走入竹籬巴內的庭院，母親早在庭院裏燒起一把稻草桿兒，她叫阿土從烘烘火舌上跨過去。阿土照做，母親就口念祝禱詞「跳過火吃百二歲」。阿土的母親瞧見阿土和牛般強壯的身體，不到一年變得骨瘦皮乾，禁不住淚如泉湧，無限疼惜。

骨肉團聚，阿土又重新嘗到家庭的歡樂和家庭的溫暖。遠親近鄰來探望，帶來染紅的熟雞蛋，慶祝回頭的浪子脫胎換骨。長輩們諄諄開導阿土，阿土頻頻點頭他才剪去晦氣頭髮的光頭。



。上地在倒打方對將就，脚兩拳三消不，大力強身土阿

阿土的舅舅在隔壁房間對阿土的父親大發議論，他說「男大要擇，女大要浪。」公牛一到發情的時期，性躁難馴，一刀子把他閹割了，他立刻變得比綿羊還乖順。人非家畜不能閹割，你索性趁早替阿土娶個老婆，擔保馬上國泰民安。阿土的父親被一席話點醒，便趕快給阿土託人說妥了鄰村的一門親。阿土醫好了風流病，細心調養後很快恢復健康，他整天彎腰弓身，冒著寒風細雨在自家田裏插秧，一如往昔並不感覺如何吃力。他同小伙子們邊工作邊打趣玩笑，談談城裏的趣事，倒也其樂融融。他體會到，城市裏陷阱太多，一失足就難以自拔，像他這樣能够重返家園，已算不幸中之大幸了。

兩個挑稻秧的出工找阿土打賭，他們激說阿土，敢不脫身上指的遮雨龜殼回家喫飯，他們便輸給阿土兩瓶特級清酒和一斤豬肉。阿土仍然好勝心強，就滿口應承下來。那裏曉得他一回到家，未來的丈母娘坐在飯桌上和母親一同用飯，他也沒有注意。阿土只顧著打賭，沒有解下背上的龜殼，就盛滿一碗飯隨便夾點菜，便自到屋簷下胡亂扒著吃，將一頓午飯草草了結。

原來阿土的岳母將女兒許配給阿土，並收了聘金，才聽人家說阿土曾有一段不很光明的歷史。老人家深怕會將女兒的幸福斷送，所以不願寒風細雨，急急忙忙趕到女婿的家，打算看情形解除婚約。湊巧阿土因打賭，連吃飯都捨不得退下背上的龜殼，被老人家看在眼裏，她斷定阿土原是個勤奮的好農人，傳說的話一定是沒有根據。一場面臨破裂的婚姻，不料為兩個捉狹鬼的惡作劇而挽回來。

阿土趕在年底結婚，自家養有兩條肥豬，重三百來斤。事繁不要緊，有肉萬事足，左右鄰居來相幫的男男女女，都裂開嘴，快手快腳，抬桌搬椅，切菜洗碟，忙得不亦樂乎。鑼鼓喧天，汽車嘈烟，紅娘迎出去，新娘走進來。

二十張宴桌，張張座無虛位，一百六十位客人，新郎得一一敬酒讓煙，才不虧禮，阿土忙得腳不著地，手不離瓶。滿席大魚大肉佳肴珍饈，猜拳行令之聲鬧成一片，阿土覺得臉上很風光。

好不容易送走客人後，阿土才進入洞房，燭光花影交映下的新牀上，端坐著一位紅衣女郎。她看見阿土挨坐過來，怯生生不勝嬌羞地，只管撥弄著自家的衣襟。

喝酒時候

林：「我喝酒很有節制，要看天氣。」

王：「什麼樣的天气你才喝酒呢？」

林：「就是下雨的時候跟不下雨的時候。」(林玉燕)

彼此彼此

學生：「老師，你在我作文簿上的評語是什麼，我看不懂草字。」

老師：「我說你的字，寫得太潦草了。」(林玉燕)

工作天氣

李：「我的孩子真勤勞，無論是大熱天或下雨天，都是在田裏做工。」

林：「可是我剛才看到他在大樹下面睡覺哩。」

李：「那是……因為……因為今天又不熱又沒有下雨啊！」(張秀鳳)